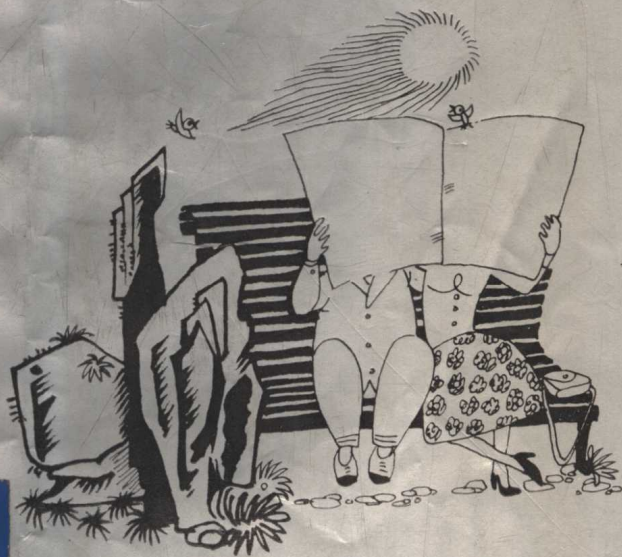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旅途快樂叢書

# 美妙的愛情小說

王葆生 編 著



中國旅遊出版社

# 美妙的爱情小说

王葆生 编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**(京)新登字031号**

**责任编辑：唐志辉**

**封面设计：新 宇**

**技术编辑：吴子文**

**旅途快乐丛书**

**成志伟 主编**

**美妙的爱情小说**

**王葆生 编**

•

**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**

**(北京建内大街甲九号)**

**北京巨山印刷厂印刷**

**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**

•

**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40 印张：4.2 字数：75千**

**1992年3月第一版 1992年3月第一次印刷**

**印数：4800册 定价：2.70元**

**ISBN 7-5032-0433-8/Z·105**

# 《旅途快乐丛书》总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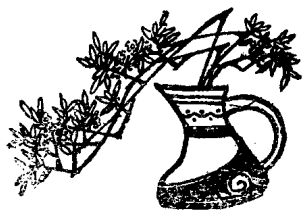
成 志 伟

出外旅行是一件愉快惬意的美事。当您在漫长的旅途中感到单调疲倦的时候，这套内容丰富多采的《旅途快乐丛书》可以帮助您消烦解闷、调剂精神。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，购买一本或几本，捧读之后，不仅能从中获得思想的教益、新鲜的艺术和艺术享受，而且可以陶冶情操、增长智慧、愉悦身心。您还可以作为高雅珍贵的礼品，送给亲人和朋友，定会使他们欣喜万分。愿这套丛书成为您旅途中的亲密伴侣，成为广大读者人生旅途中的良师益友。

1991年3月于北京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痴情化作蝶双飞 .....   | ( 1 )  |
| 牌楼村悲欢 .....     | ( 29 ) |
| 柳河湾韵事 .....     | ( 66 ) |
| 巧春燕智服“草寇” ..... | ( 82 ) |
| 第六封信 .....      | ( 99 ) |
| 光棍保媒 .....      | (105)  |
| 爱情的脚步 .....     | (117)  |



## 痴情化作蝶双飞

海 泉

去北京西南十五里，那一带有十八个村庄。长年不断流的清水河，从这十八个村庄蜿蜒流过。清水河的水是甜的，捧起来喝一口，凉丝丝从嗓子眼直甜到心里。清水河的水用来浇菜，菜长得壮，用来浇花花长得美。说来也怪，它只甜奉这十八个村庄，十八村以外的流域，人们种的是高粱老玉米，浇了它的水也显不出什么奇迹；有人栽一盆两盆的花，浇了清水河的水也长不出十八村那花的娇美来。

十八村的人养花，有人说自打有了北京城开始，也有人说是自从有了这条清水河开始。

十八村的人家家养花，家家种菜。每到鲜花和瓜菜上市的季节，十八村的人们，或是用担子挑了，或是推上木轮车，装上花和菜，吱扭扭、咕噜噜进南翼门到菜市口，然后过蒜市口进入花市。当然也有在小街、胡同叫卖的，把担子或独轮木车往地上一放，

嗽嗽嗓子把脖子一伸：“黄瓜——！”“辣——青茭——！”“鲜——花！”“茉莉花——咪！”吆喝的非常好听。

十八村的腹地，有一个花桥村，清水河就在它的中段流过，两部分花桥村被不知什么年月修的五孔石拱桥连接起来。花桥村的石拱桥西有一位养花名人，大名叫凡有才，年纪五十多岁，从没娶过老婆。他冬天从不穿棉袍，夏天总是一身黑裤褂。他头老是剃的锃亮，粗眉毛核桃眼，海口阔鼻，带着勇武相。他养的花卉并不多，而养掌类倒是远近驰名。他的院里，花房里，摆着各种仙人掌、红毛掌、黄毛掌、四棱铜、三棱铜、令箭荷花……他有一盆蟹爪莲，围有一丈，高有三尺，十冬腊月，粉红娇珠开有千数朵，满屋清香。当院迎门，青砖矮花墙内一株大山映，高八尺横丈二，峰峦迭起、郁郁苍苍。更奇的是那山映能从地下吸起水来，从峰顶溢出，形成几道小小溪流，从山映上宛转流到地面。不过，凡有才家传绝技还是养罗汉松。这罗汉松光养苗就得三年五年，以后再选粗壮的修枝入盆。罗汉松在盆里养一年两年瞧不出什么好处，若养过了十年，方能养出势态来，养的年头越多势态越修伟，也就越值钱。凡有才堂屋里就摆着一盆罗汉松，它是祖上传下来的，究竟活了多少年，

传了多少辈，谁也说不清。据说，把它放在堂屋里冬暖夏凉，它放出的香气能驱蚊蝇、驱臭虫。甚至夜深人静时，它会放出龙吟虎啸之声。凡有才珍爱它，他还能说出它种种不为人所知的好处。凡有才虔敬它，因为是祖先的心血传到他这儿。就如大户人家供家谱一般，每逢年节，凡有才总把酒饌在祖传罗汉松盆下供一番，然后才敢享用。

凡有才的生意并不兴隆。那时城里人对养掌类还不习惯，况一盆黄毛掌的价钱比一株菊花要贵上十倍。至于养罗汉松的人家就更少了，一盆十几元、上百元，平民百姓谁养得起？日常连嘴都难糊住，也难有兴致去看一盆罗汉松。所以来买罗汉松的差不多全是军政要人，大贾高商。但这类买卖也不太多，他养的那些玩艺儿多数还是送了朋友。他有一亩菜园子，春天几畦韭菜、几畦波菜，夏天几架黄瓜、几架豆角，秋天是卫青萝卜，青口大白菜，肥绿肥绿，除自己吃用还到城里换些生活钱。除种菜养花外便是舞拳脚、弄棍棒，虽称不上武术大家，但功夫也很精经深，在花桥村还教了徒弟。他别无亲人，只有一个养子——有一年，花桥村头一个外地讨饭的妇人死了，身边一个八岁的男孩哭声凄惨，凡有才收留他做了儿子，取名柏林。柏林学会了种菜、养花，还学了武

功。柏林感激花乡父老，对老爹十分孝顺，除养花种菜外，就尽心照顾爹的生活，冬天烧热炕，夏天搓艾蒿，爹若有个头疼脑热更是请医求药四处奔波。凡有才自慰收了个好儿子。

清明时分是花乡的节日。城里爱花的人在家憋了一冬，春回气暖，正好出城踏踏青，便顺着香气三三两两来到花乡，尽兴观赏一番各种花卉，买几盆心爱的花草，临走时还要包一包花乡的土回去培花——他们不晓得清水河的好处。

随着熙熙攘攘买花赏花的人流，花桥村的石拱桥两端，也来了卖大饼的，卖油条的，卖花生瓜子的，卖老豆腐的，甚至一些耍猴变戏法的也来趁生意。

这一天 花桥村来了两个花贩子，他们转遍了花桥村所有的花房花场。他们不买牡丹、玫瑰、丁香、月季、茉莉，不买米兰、梅花，单单看上凡有才家堂屋里摆的那盆祖传罗汉松，并当面拍出八百块现大洋。凡有才老汉脸上堆笑，作揖打拱：“二位老客，实在多有得罪，这乃祖上留传，并无稀罕，二位爱罗汉松，老汉自有几盆好的相酬。”他搬出几盆叫花贩子挑选。花贩子说：“这几盆罗汉松错是不错，可是我们不买，单买你堂屋摆的那一盆。”凡有才仍是眉眼堆

笑。“嫌少？再加一百！”凡有才说：“祖传之物，您就是出八千也是不卖的。”两个花贩子见凡有才说出绝话，起身走了。

第二天，他们又把凡有才的磕头兄弟翟八千请出来。翟八千说：“大哥，一盆罗汉松九百块现大洋，也值了，卖了吧！”凡有才说：“祖传了多少辈子，怎能到我这儿丢了它？”翟八千说：“都说它有常人见不到的好处，我和你从小长这么大也没见过，不过普通一松罢了！”凡有才说：“钱多难买情愿，告诉花贩子我不卖！”翟八千摇着头走了。

第三天，花贩子竟把十八村的大乡长请来了。大乡长说：“花客把价码提到一千块现大洋，你把那盆罗汉松卖了吧！”凡有才说：“不是我有意驳你老的面子，这盆罗汉松在我家也不知传了多少辈了，我爹临死告诉我，宁穷的要了饭也不可卖了这盆罗汉松，您老是明白人，我不能对不起先人。”大乡长说：“这两个花贩子同外国租界有勾搭，恐怕是给外国人做买卖，有来头啊！”凡有才说：“卖给外国人？更不卖了！”大乡长也摇着头走了。

不久，两个花贩子放出话：任凭你凡有才多不开窍，不出一年，我们自有办法弄走它。这话传到凡有才耳朵里，他也只是微微

一笑。柏林问“爹，那祖传罗汉松就这么值钱吗？”凡有才说：“等哪天有工夫我告诉你。”

凡有才自此日夜小心，严加防护，虽不时听说那两个花贩子早晚出没十八村的消息，但过了数月，也没出什么事情。

转眼中秋过去，重阳将临，桂花香气还没飘净，菊花的清香又从家家户户的花房、庭院溜出来，飘荡在空间，飘荡在碧野，连清水河的都放着菊花的清馨气。

这天是阴历九月初七的晚上。凡有才教徒弟们练功收了场。柏林收拾了院子，照例在山映前放上小桌，摆好一壶酒，一盘熟牛肉，一盘花生米。凡有才说：“柏林，把堂屋那盆罗汉松搬出来。”

柏林挽挽袖子，去搬那盆罗汉松。这罗汉松有八尺多高，碗口粗细，花盆也有两抱粗，足有二百多斤。柏林这些年跟着凡有才练拳脚、养力气，也有了些功夫，他运了一口气，一哈腰便把那罗汉松抱出堂屋，放到山映前。凡有才说“你看这罗汉松有什么特别吗？”柏林围着它上看下看，左看右看……凡有才说：“来，咱们离开它十步再看！”这时，上弦月已经爬过墙头，清光泻在地面上。在月光下看罗汉松果然别有一番情趣：主干屹屹矗立，臂枝从主干上一层比

一层小的伸出来，臂枝上疏密得当地长满了爪枝，那针叶团团簇簇向上伸着，向外舒着，向下挂着，如墨绿玉铃；整盆罗汉松，上尖下圆犹如一座玲珑宝塔一般。柏林看呆了，他说：“爹，罗汉松年头多了都能长成这样吗？”凡有才说：“那可不是。就说咱们这盆吧，当初苗要选的正，又经过一定时间的养育，我们的先人一辈一辈地精雕，才成了现在的样子。”凡有才稍一打愣又说：

“你听！”柏林侧耳静听，只听有一种声音从罗汉松的枝叶间发出来——“刷—忽—鸣—”那声音时强时弱，时远时近。凡有才说：“这叫松啸，只有夜深人静有上弦月的子午时分方听得到。听老人说这松是龙种佛体永没个老……”他坐下来喝了一杯酒又说：“我爷爷手里有人出五百两银子买过它，我爹手里有人出六百两现洋买过它，传到我手算计它的也不止一个人了！”柏林说：“听说那两个花贩子仍不时早晚出没十八村，怕是不甘心呢！”凡有才说：“租界的外国人收罗了一批二鬼子专门收买、倒卖中国的名贵花卉。那两个花贩子是他们从拳社请出来的，上次他们栽了面，恐怕要有一场麻烦呢！”说完重重叹了一口气。

柏林说：“人家都说寡妇晦气，不如把这盆罗汉松暂时先存在七姑那里等风消了

再搬回来。”

花行有这么一种说法：罗汉松不进寡妇门，进了寡妇门它就失了神，因而也就不值钱了。凡有才是开通人，当然是不信那一套的。他沉吟了半晌说：“咱不怕谁，为的是免生事非；那两个花贩子若是好汉必定不来争它了。”

这爷俩趁着半夜，悄悄把这盆罗汉松抬到石拱桥东七姑家里。

这一天晚霞刚刚送走来花桥村赏花买花的人流，石拱桥东的翟八千匆匆来到桥西，在凡有才家门口留住脚步，眼睛又向两边望了一下才进了院子。他一头热汗，满脸涨红。凡有才吓了一跳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“哦……哦……噫！”“究竟出了什么事？”凡有才就见不得盟弟这不痛快的样子。“大哥，我去后院拾缀货，猛见一个人直奔了七姑房里，她一个寡妇家……”凡有才心里一紧：

“莫非为罗汉松而来？”他刚要抄家伙前往，柏林脚步快，早摘下一挂流星锥掖在怀里直奔桥东而去。凡有才也和翟八千随后赶来。

夜幕已经拉开，没有月亮，几个星星在天边眨眼，地面上却是一团漆黑。柏林脚下一攒劲飞快来到翟八千后院。然而七姑屋里却黑了灯。他的心不由一沉，便放慢了脚步。

突然七姑屋里传出“哗啦！”、“啪哒！”桌子板凳倒地的声音，他紧走几步伏在七姑窗下。

就听屋里七姑喘吁吁地说“快放开我！”一个猥亵的男人声音说：“水一仙花！你答应我，我便放开你。”七姑说：“呸！我一个寡妇家，你别在这儿缺德了。”那男人嘻嘻笑了两声说：“我的小心肝，你还做姑娘的时候你爹就把你许了我，你忘了咱俩的恩情了吗？”

七姑带着哭声说：“你快走吧！快走吧……再不走我可要嚷了！”

“嘻嘻！你嚷？你嚷吧，你嚷死了你那个大侄子也不会来管你的闲事的。”

屋里又传来“啪”的一声，好象七姑打了那人一个嘴巴。

“好！打是疼 骂是爱，我可要自己下手了。”

屋里传来撕扯衣服声和七姑的挣扎声。

柏林气炸了肺，一股不可遏止的怒火直撞上来，他大喝一声“姓吕的狗小子滚出来！”柏林已听出来，屋里那个男人是城南有名的混混儿吕老虎。

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，七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。

翟七姑本是翟八千的老姑，官行排七。

八年前，七姑还是一个黄花少女，和爹两人过日子。她爹也是一个有名的花匠，养水仙花最有名。七姑娘生来俊，细皮嫩肉、柳眉凤目，人人见了人人爱，村里村外就给她起了外号叫“水仙花”。一个姑娘家有这么个外号可不是什么好事，招得一些来买花的人格外多看她两眼。

有一天，七姑家来了一位四十多岁的贩花客人。花乡的人是好客的，不论生客熟客都是要招待的。这位花贩子自带五香熟牛肉，山西“杏花村”，一口一个大叔，把七姑爹哄的心花怒放。从后半晌直喝到午夜，老头子喝了个酩酊大醉，躺在那里推都推不醒。那花贩子竟吹灭了灯，钻进七姑屋里。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姑娘家，又在睡梦中，欲拒无力，要喊不能，只好把泪珠儿咽进肚里。老头子一觉醒来，已是日出三竿，花贩子不见了，只有七姑在自己屋里哭，方才知道上了当。

后来，听买花的人说那个花贩子就是南城的混混儿吕老虎扮出来的。翟八千虽是堂房侄孙，又比七姑大十几岁，按说是该出来替老爷爷分忧的，但他生来胆子就小，听说是混混干的，哪里敢出头？倒是凡有才气不忿，带上家伙和几个徒弟在南翼门、白纸坊、陶然亭一带转了半月，就是没照上吕老

虎的人影。七姑爹自觉颜面无光，又怕日后生出别的事来，就把七姑远远嫁到京北很偏僻的一个叫靠山庄的村子里。谁想七姑的命不济，过门没一年丈夫又死了；婆家没别人，七姑又回到花桥村。

七姑爹自受了那场窝憋气后，郁闷成病，一年后就撒手去了。

翟八千和七姑商量，要她和他家去吃一锅饭。七姑想了又想，便要了一道花洞子，一亩菜园子，种些菜蔬、养些水仙，在翟八千的后院另起了炉灶。

且说凡柏林一声断喝，七姑屋里稍一静，就听房门一响，刷地飞出一个凳子来。凡柏林一闪身，一个人从屋里蹿出来，恶狠狠一个黑虎掏心直奔凡柏林。柏林使出个白鹤亮翅的架式把吕老虎轻轻拨到一边。吕老虎一转身运足丹田气，一掌狠命向凡柏林耳跟拍来。他这一招叫单风贯耳，厉害得很，若是着上可就没命了。柏林滴溜一转身就让过吕老虎这一拳，跟着左手食指一点吕老虎肩胛，吕老虎“啊”的一声向前抢了几步就摔倒在地。但是，还没等柏林靠近他身边，吕老虎一翻身，左手一扬，一个东西直朝柏林心口窝飞来。柏林手疾眼快，早把流星锥扯在手里，只一撒手流星锥便把飞来的东西咣啷一声拨在地下。吕老虎自知不是对手，一个就地十

八滚起来就跑。柏林哪能让他跑了，一个箭步飞上去，手中流星锥一抖，吕老虎一缩脖子，那流星锥斜肩带背就缠上了他。柏林一使劲，吕老虎“啪”地翻身倒地。柏林一脚蹬住他，用小绳捆好，拣起地下那把短刀指着他说：“今天你还有什么说的！”吕老虎只是说：“爷爷饶命！爷爷饶命！”

这时，凡有才、翟八千也带着徒弟、拿着棍棒打着灯笼赶来。翟八千把凡有才拉到一边说：“大哥！论这吕老虎的恶行，杀了他也不解气！只是，在咱们家里杀了人岂不要吃官司？”凡有才说：“那——教训教训他吧！”凡有才走到吕老虎身边，指着他说：“吕老虎！若论你这些年做的坏事，杀了你也不足平民愤，我还怕脏了我们这花乡净地。——今天，你若要活命必须依我两件事：第一，从今后不准你再干这些肮脏事；第二，不准你再登花桥村地边一步。”

吕老虎说：“依、依，我都依！”凡有才说：“空口无凭，要有证据。”便叫翟八千写好字，叫吕老虎画上押。柏林说：“吕老虎！看见没有，你要犯了这两条——你自己这把刀就是你的对头！”说完，叫师弟们照吕老虎的屁股打了五十棍棒架出花桥村。两个小伙子把吕老虎搭出花桥村外，俩人一商量给他留点记号吧，就见匕首在吕老虎头边一